

# 妈妈也有想妈妈的时候

■红鸟

在我十六岁那年的冬天，舅舅来信说，姥姥生病住院了，在陈城纱厂医院，很严重，估计需要做手术。我们接到来信，都手足无措，母亲更是泪流满面。母亲说，她要去看望姥姥。她是姥姥唯一的女儿，又嫁得那么远，从我们颍河镇到陈城足足有一百公里。那个时候，母亲已经六十岁了，白发已经初现，身体亦不是太好，最重要的是，母亲一字不识，在我们小镇还好，进入城市，肯定分不清东南西北。最后我们商量了一下，由我陪着母亲前往，那时我已经初三了，个头儿已经超过了母亲，爸爸说有我陪着他放心。

那两年，已穷得家徒四壁，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母亲愁得整宿整宿睡不着。那些年里，母亲挖野菜，摘槐花，捋榆钱，总之那个年月凡是可以吃的，都被母亲做成了美味。遇到青黄不接的时候，我们只能吃麦麸和红薯叶，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，就去姑姑家借几斤粮食，等到收获的季节再还回去。

母亲说，她们家六个孩子，她是家里的老大，姥姥视她一直是心头肉。当初母亲嫁到我们这里时，姥姥就不同意，嫌太远，见一次面太难。

母亲坐在煤油灯下，把家里值钱的家当都收拾进了行囊。一大早我们就往小镇的车站赶。要知道，从我们小镇发往陈城的客车每天只有一班，如果错过了就只能坐明天的了。我和母亲足足提前了一个小时，在车站守候。在候车室里，母亲揣着双手，一声不吭，黯然地坐在那里，我则不停地走来走去，站在窗口四处观望，生怕那辆车把我们落下了。

到了陈城，已经是下午了，天空中飘起了雪花。我说先去吃点饭，母亲说，吃点干粮吧，怕时间来不及。我们就坐在一家商店门口，吃母亲带来的干粮，喝一口凉白开。

母亲背着包袱，我搀着她，望着川流不息



的人群和车辆，我们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。虽然我读了几年书，但是也没有来过大城市，也只能茫然四顾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母亲说，既然到陈城了，就不会远了，我们慢慢找吧。

街上行人匆匆忙忙，身边不时有骑人力三轮车的经过，问我和母亲是否坐车，我很是希望母亲能够点头，但是一连好几辆，母亲都是摇摇头告诉车主，我们快到了，不坐车了。我与母亲也不知走了多久，还是没有看到纱厂医院。我的脚也已经又酸又疼了，但是我不敢说，只能咬咬牙坚持往下走，心里一直在想，是不是我们走错路了，怎么还不到呢。母亲就拉了个行人问，那个行人很热情，说，刚好我也到那里的，你们跟我走吧！谢天谢地，碰到好人了！母亲一个劲儿地道谢。

走了不久，到了。我与母亲抬头看四周，哪有医院的影子啊？中年人指着前方说，这不就是沙厂吗？老天啊，我们要去的是纱厂，他却把我们带到了沙子厂。站在雪花飘舞的陈城大街上，我和母亲哭笑不得，欲哭无泪。母亲决定叫辆人力三轮车直接拉过去算了。

人力三轮车车主一开口便要三块钱，母亲觉得太贵了。讨价还价，最后两块钱成交。

我与母亲坐在了人力三轮车上，虽然是第一次坐这样的车子，但是一点心情都没有，只希望赶快到达目的地。人力三轮车晃晃悠悠，穿大街走小巷，不一会儿就到了。我与母亲进了医院，找来找去，也没找到姥姥，眼看

着天色已近黄昏了，急啊，就去问医生和护士，这才知道原来姥姥手术出了点意外，已经转到了锦城医院，接受陈飞庆医师的“伏羲针法”治疗。

原来是这样。

当我们赶到锦城医院时，已经深夜了，我和母亲也是饥肠辘辘。望着打着吊针的姥姥，母亲早已是泪眼模糊。伏在姥姥身边，母亲哽咽无语。姥姥一边用枯瘦的小手轻抚着母亲，一边说，我不碍事，年纪了，就这样，别担心，我身子骨好着呢。

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母亲忙前忙后，给姥姥喂饭，一小口一小口地；给姥姥洗脚捶背，轻轻地再轻轻地；给姥姥换洗衣服，晒被褥，一丝不苟。夜里，她就睡在姥姥的身边。我发现，睡在姥姥身边的母亲，像个小孩子，是那么的听话，那么的乖巧。

原来，母亲也想念她的父母，也会软弱，也会流泪。如今想起那些往事，心底总会有母亲泪流不止的样子，是那么的清晰和可亲。

## 献给爱鸟日的礼物

■张安祥

### 雁阵

南去北往自有章，  
浩瀚天际诗成行。  
声声浩歌惊天地，  
蓝蓝天空悬画廊。

### 喜鹊

黑黑白白两分明，  
生儿育女唱高风。  
声声皆为人间喜，  
鹊桥更含天地情。

### 孔雀

天造地设美姿颜，  
百鸟争宠皆枉然。  
天生衣锦自独秀，  
彩屏开处醉神仙。

### 燕鸥（又名白昼鸟）

往返两极间，  
只喜不夜天。  
纵行八万里，  
笑傲风雪寒。

### 百舌鸟

敢先雄鸡叫五更，  
敢占柳风报春鸣。  
敢笑林莺语不真，  
敢用舌尖战群雄。

### 画眉

天造地设灵气大，  
婉转歌喉众鸟哑。  
劝君莫将笼中藏，  
林间声声乐万家。

### 鹰

一生孤独傲苍穹，  
穿云破雾击长空。  
火眼金睛识天地，  
万里翱翔羞大鹏。

### 燕雀归

茅屋变高楼，  
归燕徘徊久。  
旧巢无处觅，  
呢喃问何由。

## 春雨桃花渡

■刘忠全



春江水暖鸭先知。那么，非江非河，只是荒村野渡，又是什么先透露春情的呢？是杨柳？是桃花？还是春情就藏匿在静默之中？

中国的现代化，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。就说这眼前的桃花渡吧，似乎自古以来无多改变，南北半里宽的水面，始终飘荡着一只古老的小木船。摆渡的莫老爹，居然一根竹篙两把桨，将三十年的生命贡献给了渡口。他今年已经六十一岁了。不错，这些年，倒的确有人放过风，什么该给小船装上马达了，什么就要在水上架一座水泥桥了等等，可就是雷声大雨点小，也不见谁认真地兑现过。说大话总是不费力气，人嘴两片皮嘛！莫老爹听听而已，也

不往心里去，每天照旧忠于职守，风雨里点篙荡桨，一年四季载人渡牲口。庄稼人务实，没影子的事儿，何必先敲“三通鼓”？

可今年一开春，像是情况有点大不同。那一日下着淅淅沥沥的春雨，河南岸有几个生客喊渡。莫老爹披件雨衣，把船靠拢接他们登舟。上来的三位客人很讲礼数，左一个“老人家”，右一个“老渡家”道辛苦。他们是来办什么事的呢？莫老爹未免纳闷，便一边荡桨，一边打问：

“你们几位同志赶在潮巴巴的天气出门，是——”

“啊，我们是从县里来的。”一位撑黑雨伞

的中年人谦和地回答，“是特为来你们这儿找乡里商量架桥。”

“架桥？又要架桥？几时？”莫老爹像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一个劲儿地追问。

“怎么，你老爹还当儿戏？是要架桥啦！”另一个打红伞的青年打趣地插嘴，“过不了多久呀，只怕连人带船都得停业，你老莫怪哟！”

“咳，瞧你这位同志说的，架桥利民，我为啥还反对？”老人抹一把脸上的雨水，微悦地抢白，“修路铺路，自古以来就是修德积善的好事嘛！停业就停业，人和船另谋出路。”

“说得好！”三位客人全笑了，笑声在桃花渡水面上荡漾……

“……可我听电视和收音机里说，哪儿哪儿的什么工程不是都‘下马’了吗？这桥……该不会像前几次那样，光打雷不下雨吧？”莫老爹心直口快，有什么疑虑说什么。

“不会的，老人家！”中年人解释道，“该下马的下马。往后，我们的建设要讲究实事求是，就是要从每一个小事、每一条河流做起，再也不能靠吹牛说大话过日子了。你说对不对？”

“营建桃花渡桥，这可是县人代会的提案哩！人民提了三十年，也该兑现了。假不了哇！”青年人补充了中年人的话。

莫老爹听明白了，他完全听明白了，但是他竟没有吭声，也忘了抹去额上的雨水。他只是朝掌心吐了一口唾沫，一个“蚂蟥大伸腰”，使渡船直射对岸。

春雨还在下，春雨静默无声地滋润着桃花渡的新明天……

